

苏共各个时期 的民族政策

伊凡·麦斯特连柯 著

人民出版社

苏共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

伊凡·麦斯特连柯 著

林 钢 译

船 甲 校

人 民 出 版 社

ИВАН МАЙСТРЕНКО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КПСС

в е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развитии

Сучасність 1978 Мюнхен

根据慕尼黑当代出版社1978年版译出

苏共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
Sugong Gege Shiqi de Minzu Zhengce

伊凡·麦斯特连柯著

林钢译 船甲校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市顺义县印刷厂印刷

787 × 1092毫米32开本 7印张 147,000字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550

书号3001·1904 定价0.67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伊凡·麦斯特连柯是乌克兰持不同政见者，原为乌克兰民族干部，亲身经历了苏维埃政权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种事件，1936年因反对俄罗斯民族主义而被关押在西伯利亚集中营。

作者在书中根据文件资料和本人的回忆，以及苏共民族政策的实际执行情况，对1903年至七十年代苏共的民族政策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剖析，并说明这一政策同苏共在各历史阶段的总政策之间的关系，着重揭露了苏共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各种表现。作者对苏共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否定的。他虽然肯定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某些观点，但又说列宁的理论存在着“自相矛盾”的一面。书中以较大篇幅披露了斯大林时期民族政策的种种错误，关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问题，由于作者缺乏亲身的经历，论述比较空泛。

苏联是当今世界上拥有民族最多的国家。建国六十多年来，它的民族矛盾一直十分尖锐复杂，苏共作为执政党在民族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上有什么问题，的确很值得研究。作者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脱离社会主义道路，鼓吹民族分裂主义，显然是错误的，但书中提供的许多资料，对了解苏联国内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了解列宁在民族问题上同反对派的争论，以及苏共在各个时期如何推行大俄罗斯民族同化和对外扩张政策，有一定参考价值。

1983年3月

目 录

作者的话	I
一、关于沙皇俄国民族政策的几点看法	4
二、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	16
三、1917年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政策	43
四、国内战争后俄国共产党（布）的民族政策	67
五、俄国共产党（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和 民族区域自治时期	86
六、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对俄国共产党（布） 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修正	106
七、新的阶级——党的官僚及其民族政策	134
八、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共产党的民族政策	156
九、十月革命六十周年前夕苏联共产党的 民族政策	179

作 者 的 话

这部论述苏联共产党民族政策的著作，与其他同样题目的著作不同，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它论述了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在其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成立布尔什维克党起，直到现在——的民族政策；第二，这部著作不仅根据党的活动家的理论著作，根据党领导机关的决议和宣言，而且根据这些理论、决议和宣言的贯彻执行情况来分析苏联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党的理论和党的中央机关的宣言是一回事，正如现实所表明的，在实践中贯彻执行这些理论和宣言又是另一回事。作者以引用文件和个人回忆相结合的方法，阐明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本书作者是从十月革命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这一时期苏维埃政权各种事件的参加者。作为在沙皇俄国时期被压迫的乌克兰人民的代表，作者曾为争取苏联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反对任何一个“老大哥”的统治而进行过斗争。作者因进行这一斗争和进行反对在苏联建立以新的统治阶级为代表的新的剥削制度的斗争，于1936年被关进西伯利亚集中营。

这部论述苏联民族政策的著作是以文件和个人回忆为基础的。后者起着重要的作用。作者认为，如果不以文件和个人

人回忆相结合的方法，是不可能恢复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的。仅仅利用文件，那只不过是死的社会解剖。为了把社会看成活的、活动着的，就需要在各事件之间建立联系，需要研究所描述的社会生理现象。只根据历史文件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况且，许多文件常常有不同的文本和措词。例如，1922年底写的评价俄国共产党（布）领袖们的《列宁遗嘱》（《遗嘱》也谈到民族问题），作者就见过三种文本：1926年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全体会议的记录，刊登在国外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内的文本，以及苏联谴责斯大林个人迷信后第一次在《共产党人》1956年6月第九期上刊登的文本。每种文本都比另外的文本缺少些什么，或者增加些什么新的（特别重要的）内容。

1926年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六月全会关于“乌克兰化”，即在乌克兰贯彻俄国共产党（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决议的决议，也同样如此。这次全会以后，作者很快见到了这个决议。决议谴责乌克兰共产党1917—1918年的民族政策。在以后的历史文献里，对乌克兰共产党（布）没有进行谴责。这一决议，现在根本没有收入最新（1976年）文件汇编《乌克兰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和决定》。这种隐讳和伪造文件的例子举不胜举。

个人回忆有助于作者恢复文件的真实性和各种事件之间的正确联系；另一方面，作者根据文件尽量纠正片面性和主观主义的缺点。

作者的任务不是从苏联共产党民族政策中援引许多事实。文献中已集中了不少这种事实。作者的任务是确定布尔

什维主义的民族政策及其在各革命阶段的总政策之间的关系，说明布尔什维主义在革命前实行什么样的民族政策和为什么实行这种政策，革命后，即十月革命后和国内战争期间，战后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实行什么样的民族政策。作者想尽量表述清楚，为什么斯大林的共产党要扼杀革命唤起的非俄罗斯族人民的民族复兴和为什么现在还在加紧进行。确立苏联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及其总政策之间的关系，不仅能够更好地了解苏联的民族问题，而且可以了解世界上这个最后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其他问题。

如上所述，作者在阐述东欧的伟大革命时，不是作为这场革命的反对者，而是作为它的积极参加者。过去，作者也真诚地相信，无论如何这场革命将会使人们摆脱社会奴役和民族奴役。作者现在仍然深信，革命的这些伟大目标永远也不会被苏联共产党的官僚们所葬送。苏联各族人民将为革命的这些伟大目标继续斗争。

伊凡·麦斯特连柯

一、关于沙皇俄国民族政策的几点看法

——1917年革命前是否存在俄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俄罗斯帝国的大陆性使它的民族政策具有一种特殊性。——沙皇政府民族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俄罗斯化和同化。——革命前经济上的殖民主义表现在什么地方。——布尔什维克从沙皇政府的民族政策中继承了什么。

1917年革命前，俄国革命者以及非俄罗斯族人民的代表称俄罗斯帝国为“各民族的监狱”。在布尔什维克的文献里，其中包括列宁的著作，也经常可以见到“俄国帝国主义”和“俄国殖民主义”这种说法。苏维埃时期的党内学术界直到现在还是称俄国沙皇的政策为帝国主义政策，尽管苏联共产党现在执行着比沙皇时期更坚定的压迫非俄罗斯族人民的政策。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版的集体编写的《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中指出：“沙皇俄国是殖民帝国……非俄罗斯各族人民没有自己的民族国家。俄罗斯帝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民族地区的沙皇国家机构具有殖民主义行政机关的所有特征。它是由俄国官僚、地方封建地主和在沙皇政府中担任公职的部落首领组成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乌克兰、鞑靼汗国、浩罕汗国并入俄国后，土尔克斯坦、北

高加索、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人民以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国家被消灭（他们过去都有过自己的国家）。镇压了1905年革命之后，沙皇政权在民族殖民行政管理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加强了沙皇专制权力和俄罗斯帝国国家机构的一体化。在芬兰任命了总督，在其他民族边区（高加索、土尔克斯坦等），加强了总督的权力。形式上是俄国沙皇的附属国的布哈拉埃米尔国和希瓦汗国在国家制度方面有某些特点。沙皇制度的民族政策在于取消非俄罗斯族人民的国家的一切存在条件，扼杀一切进步的、民族性的东西，使各族人民处于愚昧无知状态，最后，尽量使之俄罗斯化。沙皇制度把国家变成‘各民族的监狱’。沙皇政府的军队和宪兵血腥镇压了被压迫人民的千百次反抗和起义。”^①苏联科学院出版的这部著作接着写道，由于沙皇政府对非俄罗斯族人民的这种奴役，各民族间出现了自发的“接近”和“融合”。目前，苏联共产党还继续推行这种“接近”和“融合”政策。（作者再补充一句）目前，这种“接近”和“融合”乃是一种比沙皇时期更残酷的民族压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俄国侨民中间出现了反对“俄罗斯帝国”这个概念的不同看法。例如，在四十年代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的杂志《社会主义通报》和其他俄国侨民刊物上刊登了一些知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自由派活动家的声明，他们断言，从未有过俄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现在，在俄国侨民的其他刊物上也重复这种说法。

① 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中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民族国家建设》，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68年俄文版第20、21、22页。以下简称《苏联民族国家建设》。

例如，A·切米索娃在《播种》杂志上写道：“历史地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俄罗斯人民把其他各族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而且，多半不是强迫他们联合而是保护他们）。我们从来没有过殖民地：所有并入俄国（即使是通过暴力）的各族人民立即获得一切公民权，成为享有平等权利的俄国公民，同时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俄罗斯化是以自发的途径进行的。……”^①《播种》杂志的另一位作者A·托洛茨基写道：

“加入我们国家的各族人民从未处于殖民地地位，我们也决不会让他们受沙文主义集团和贪权的冒险家们任意宰割。他们把国土变成了各种利益流血冲突的舞台，这些利益与民族利益毫无共同之处。”^②这是造成俄国统治其他各族人民（借口保卫他们不受其首领——“沙文主义冒险家们”的压迫）的古老的俄罗斯传统。

在俄国的历史文献和文件中记载：俄国沙皇为了波兰人的利益，甚至应他们的请求三次镇压了波兰1799、1830—31、1863—64年的起义。十九世纪的俄国政论家伊·谢·阿克萨柯夫关于这点于1886年写道：俄国军队在波兰的行动是真正的“解放行动，亦即使波兰摆脱内部谎言的解放行动”。^③乌克兰的情况也是如此。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认为废除乌克兰的自治制度是一种恩赐，它可以“把乌克兰人民从突然

①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俄文杂志《播种》1976年第2期第44页。

② 《播种》杂志1976年第3期第55页。

③ 伊·谢·阿克萨柯夫（1823—1886年，俄罗斯社会活动家、政论家、诗人、斯拉夫派的著名人物）：《关于波兰教育法令》载《阿克萨柯夫全集》莫斯科1886年俄文版第3卷第382页。引自伊凡·久巴的著作：《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当代出版社1968年乌克兰文版第113页。

使其受尽折磨的许多小暴君的奴役下”解放出来。^①但是，不仅俄国侨民，而且还有斯大林时期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都把俄国压迫非俄罗斯族人民称作是援助他们反对“贪权的冒险家”。斯大林在乌克兰的全权代理人帕·彼·波斯蒂谢夫^②制造饥荒，杀害了千百万乌克兰农民；同时取消了乌克兰化，号召乌克兰人保卫乌克兰文化，免遭乌克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贪权的冒险家）的扼杀。正是这批家伙，在乌克兰制造了饥荒。

沙皇俄国奴役非俄罗斯族人民的方法并不比在美洲、非洲、亚洲强占当地土著人土地的欧洲殖民主义者高明。西伯利亚的征服者叶尔马克·季莫费耶夫是典型的征服者，西伯利亚少数民族的消灭者，虽然革命前的俄国以及今日的苏维埃俄国都歌颂他。在俄国的文献史料里，关于沙皇俄国奴役非俄罗斯族人民的方法有很多记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布尔什维克已经养肥了大国沙文主义，但暂时还把它装在笼子里的时候，M·A·普洛特尼柯夫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描写沃古尔人的长诗《杨加尔·玛阿》。普洛特尼柯夫在自己的这篇评论文章中写道：“沃古尔人是首当其冲地遭到了向西伯利亚挺进的俄国征服者打击的……沃古尔人的基本群众……在被俄国人征服后变成了半流浪的捕兽人、渔民和养鹿人……沃古尔人从前是那么朝气蓬勃、威风凛凛，他们能

① 谢·米·索洛维约夫：《远古时代俄国史》，圣彼得堡 1864年版第6卷第37页。引自伊·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137页。

② 帕·彼·波斯蒂谢夫（1888—1940）俄罗斯人，1934—1938年任乌共中央书记、第二书记，联共（布）十五大——十七大均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40年12月因民族主义罪名被枪决，现已恢复名誉。——译者

采矿、打铁、种田，会作生意，还善于作战，但在俄国征服者的压迫下，他们衰落了，与过去俨然不同。为了逃避来自四面八方的迫害，他们只好进入深山密林”。沃古尔人曾创作过一部民间叙事诗，它的主人公杨内·凯尔勃历数了俄国征服者各种残暴行为：

“他们强占我们的国土，
我们的河川和耕地，
他们向我们征收
繁重的苛捐杂税，
他们抢占我们的妻子，
把我们变成他们的驯服奴隶……”

普洛特尼柯夫写道，由于这个缘故，“被压迫的北方弱小民族曾发动过一次暴动。这种暴动在从十七世纪初到十九世纪的整个西伯利亚历史上屡见不鲜”^①。

不过，索尔仁尼琴和切米索娃不同，他没有断言：“所有并入俄国（即使是通过暴力）的各族人民立即获得一切公民权利，成为享有平等权利的俄国公民”。恰恰相反，索尔仁尼琴写道：“……了解到我们的祖先压迫和杀戮西伯利亚土著人的罪行，我们真是不寒而栗”^②。列·托尔斯泰在中篇小说《哈吉—穆拉》中以同情被征服的人民的笔触描述了俄国人征服北高加索的情景。一切文献史料都记载着俄国将军 М·Д·斯科别列夫在征服中亚时所犯下的残暴罪行。

① М·А·普洛特尼柯夫：《评沃古尔人的长诗〈杨加尔·玛阿〉》，莫斯科—列宁格勒1933年版第9—11页，第39—40页。引自伊·久巴著作第96—98页。

② 论文集《从冰块底下》，1974年巴黎俄文版第137页。

但革命前的俄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有不同于其他帝国主义的特点。第一，作为大陆性帝国主义，它征服了俄国的许多邻国；和西欧的殖民国家不同，它没有远离俄国的海外殖民地。西欧的殖民国家没有可能（看来也不想）将被征服的海外国家并入自己的民族体系，以行政手段强使它们接受自己的语言、宗教、文化、风俗。西欧的殖民国家政治上奴役殖民地，经济上剥削殖民地。而俄国帝国主义同它的殖民地不是以海洋为分界，可以说它是同殖民地毗连在一起的。因此，为了在经济上剥削殖民地，它不得不保障帝国领土完整，更可能的是，通过俄罗斯化和民族同化，以殖民国家俄国为中心来统一被征服的各族人民的生活。

第二，和文化水平大大高于被征服的殖民地的西欧殖民国家不同，俄国特别是在它征服殖民地的初期，其文化水平低于被它征服的国家，低于芬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低于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塔·达夫列特申的《苏维埃鞑靼斯坦》一书中指出：“还在十九世纪末，喀山省平均每千名鞑靼居民有一点二一所学校，五十五个学生，而同样数目的俄国人当中，只有零点八八所学校，四十个学生。”鞑靼学校是由鞑靼居民出钱创办的，俄国政府不予资助。^①

塔·达夫列特申还举出另外一些有趣的事实，说明俄国历届政府同化鞑靼人的各种方法。例如，鞑靼人犯了罪，只要他们改信基督教（东正教），便予以释放。鞑靼人不得雇用俄国人，穆斯林军官只能用穆斯林勤务兵。清真寺宗教人员的人数穆斯林宗教议会决定不了，只能由沙皇当局决定。达夫

① 塔·达夫列特申，《苏维埃鞑靼斯坦》，1974年慕尼黑俄文版第49页。

列特申从教育部1870年2月3日的一期杂志中引了一段话：“在我们祖国疆界内对所有异族人进行教育的最终目的无疑地应该是使他们俄罗斯化，使他们同俄罗斯人融合在一起”^①。再说，西欧殖民国家根本不想使它们的人民在种族上同殖民地人民融合在一起。相反地，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在种族上必须保持“白种人”同“黑种人”、“黄种人”和“红种人”的对立。大概正因为这样，俄罗斯民族主义才有理由说，在沙皇俄国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是这种“平等”意味着种族灭绝，即消除民族特点，消灭非俄罗斯民族，这是用暴力来对待人的本性和各族人民文化的正常发展。殖民地人民同其西欧宗主国在种族上划分界限才使殖民地得以保持民族实质，现在并在自己的民族国家内正常发展，而俄国兼并非俄罗斯族人民（按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是“接近”和“融合”）则用一种难以解决问题的方法造成许多民族矛盾症结和阻碍苏联非俄罗斯族人民的民族文化复兴和国家复兴。

回过头来再谈俄罗斯人民同被他们征服的人民在文化水平上的差别问题时，应该指出，外高加索人民（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土尔克斯坦人民是有古老文化的人民，当时他们的文化水平比俄国高。俄国的殖民地人民的文化水平不象美国印第安人或非洲黑人那样低。只有西伯利亚的一些弱小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也许，正因为文化水平差别不大，所以没有出现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的种族对立，相反地却促使俄罗斯帝国民族和非俄罗斯民族“接近”和“融合”。

^① 塔·达夫列特申：《苏维埃鞑靼斯坦》，1974年慕尼黑俄文版第22、25、45页。

俄国和西欧殖民国家一样，也在经济上剥削殖民地。诚然，俄罗斯帝国的经济依附于欧洲资本，在俄国有巨额欧洲投资，因为欧洲资本是哪里有利可图就投向哪里（比如乌克兰南部）。但是，俄国政府在民族边区的投资只用来发展原料生产，而在历来是俄罗斯人的省份则发展原料加工工业。例如，中央所属莫斯科附近地区的纺织工业就是用从遥远的中亚调运来的棉花人为地发展起来的，同时俄国政府却不准许中亚发展纺织工业。它也不准许乌克兰利用自己的钢铁和煤炭基地来发展机器制造业。可是，彼得堡和中央所属莫斯科附近地区的机器制造业却利用乌克兰的钢铁和煤炭得到人为的发展和鼓励，虽然这样做效益甚小。顺便说一下，现在，苏共中央推行的将主要的和精密的机器制造业集中在中央所属俄罗斯地区的这种政策比沙皇时期更加厉害。谈到对乌克兰进行直接的殖民剥削时，彼得堡的教授亚历山德拉·叶菲敏柯写道：“……从1868至1870年（根据雅诺波尔斯基的统计）乌克兰九个省向俄罗斯国家缴纳利润二十八亿九千九百二十万卢布，从俄罗斯国家收回十七亿四千九百万卢布，两者相抵，多缴纳十一亿五千零二十万卢布……”^①

作为在社会问题上最激进的左派，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党的大多数党员在民族问题上同革命前其他俄国政党没有多少区别。除了列宁、皮达可夫以及其他一些对俄国民族问题有研究的布尔什维克之外，布尔什维克党主要干部很少关心民

^① 亚·叶菲敏柯：《乌克兰人民的历史》第2卷第161页。引自M·沃洛布耶夫《论乌克兰经济问题》，载《乌克兰布尔什维克》杂志1923年第2—3期。摘自《乌克兰共产主义文件汇编》，创业出版社纽约1962年乌文版第183页。

族问题，即使关心的话，也是持国家同俄国各民族的工人运动不可分割的立场，并且不难看出许多人所持的工人运动不可分割的立场，是对帝国不可分割的担心。布尔什维克党主要干部对斯拉夫族的非俄罗斯人民（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所持的态度，在俄国官方阶层中是占统治地位的。他们认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不是独立民族，只是俄罗斯民族的分支，这两个民族的语言只是俄罗斯语言的方言。布尔什维克称乌克兰为“俄国南部”。布尔什维克党干部看不出俄国政府对乌克兰有民族奴役。^①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弗·扎顿斯基在1918年曾讽刺地描述过布尔什维克党干部对待俄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自决的态度。他谈到乌克兰布尔什维克时这样写道：“……当涉及到印度和埃及时，……民族自决原则……非常好；当要解决象乌克兰这样民族边区的所有总是存在而又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又特别令人费解。他们不便公开反对民族自决，因为即使不这样，乌克兰还称他们为俄罗斯化政

① 乌克兰社会民主党人列·尤尔凯维奇讲了一件有代表性的事。1916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一本布尔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文集》收入一篇有关布尔什维克党在哈尔科夫市召开党代表会议的报道。尤尔凯维奇在同列宁论战时写道，把有关哈尔科夫市党代表会议的报道收进《社会民主党人文集》时，列宁并没有谴责哈尔科夫市布尔什维克只字不提对乌克兰民族的压迫（虽然哈尔科夫是乌克兰城市）。哈尔科夫市党代表会议也未提禁止乌克兰文出版物、俄国占领军在加里西亚取缔乌克兰学校、报刊，逮捕知识分子等，自由欧洲则反对所有这一切。尽管列宁在自己的文章中不止一次地写道“压迫国家的工人如不进行反压迫宣传，‘我们有权利把他们……作为帝国主义分子和坏蛋加以鄙视’”。尤尔凯维奇问道：“列宁是不是认为哈尔科夫市社会民主党代表会议是‘坏蛋’会议，如果不这样认为，那为什么？”（列·雷巴尔卡（列·尤尔凯维奇的笔名）：《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民族问题》，日内瓦1917年俄文版第23页）